

明覺聰禪師語錄卷第十五 辨五

嗣法門人 戒恒編

法語

皇太后請話頭叅禪一日工夫緊切忽然境

相現前

辨五

上命近侍李國柱至萬善殿求開示師云叅禪做工夫要久習禪觀純寂光生凡無始習氣醞藉心田悉令銷殞方能般若真性現前經云靜極光通達寂照涵虛空却來觀世間猶若夢中事若在定中所見境相正謂心存佛國冥現聖境雖云善境皆是幻相不可認為真也祇因話頭看不清楚向意識上下度以致殊勝境現若內心不起外息諸緣心如墻壁可以入道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切莫隨他所轉若作聖解即

被境惑不作聖解名善境界只要本叅上看得精明追究落處如握金剛寶劍相似佛魔到來一齊勦絕直使赤骨體地毫無繫念即得安樂自在豈可捏目生花而作實相會耶

又云凡在禪那之時見有諸相發現皆從自心上起非關外境相侵要求作佛想或作聖解想或求妙悟想顯見好像想皆緣意識昏散故現殊相種種經云妙性圓明離諸色相本然清淨不染垢塵諸緣所牽體寂堅凝靈明虛照純清絕慮本自如如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但於工夫中或坐久勞倦昏沉散亂暫失管待本叅却被掉舉扯東過西瞥起境相急須放下話頭便起身經行精神爽銳縱然一切境相現

前則瓦解冰消矣據本叅話頭如何是佛
麻三觔切不可着在佛上作活計若着佛
之一字即被佛境所惑古德云佛之一字
吾不喜聞斯之謂也但頂額具隻正眼直
下看破根塵任他現千般伎倆我之不采

辨五

無窮所謂見怪不怪其怪自壞從上佛祖

二

垂示一個無義味話頭與人叅究剗斷一
切支離不作佛法僧求單提向上一路叅
要真叅悟須實悟若能頓破疑團方到休
歇田地千了百當道果圓成

上問禪意教意佛門一理何以又有不同師
云禪教雖是一理其頓漸不同耳若論教
意包羅萬象囊括古今名相差殊文義深
遠若不明自心於文字上鑽研如人入海
算沙何有了日能於釋迦未開口已前薦

辨五

二

得一大藏教總是拭瘡故紙其或未然必

須因言顯理以理明心所謂漸修也若夫
禪意令人單提向上一路不落凡情聖解
窮叅極究洞明本性了了常知頭頭親證
不被聲色驅馳直趨玄妙異路離名絕相

心契真如慧性圓明即心即佛是故達磨

西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所謂
頓證也果能到與麼地則靈明湛寂真照
無邊萬象莫能逃其質十方刹海悉包融
高低普應平等虛空法法真如頭頭解脫

辨五

三

故謂人人具有如來智慧德相是名爲心
見性成佛教意禪意總歸一理理事圓融
根境無礙舉目是道動念即乖若明宗旨
即明教義但頓漸不同耳

上問心經云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

觸法則觀自在菩薩必去盡根塵矣而大學之在明明德又有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者則儒釋工夫果有異歟無異歟佛經云圓明妙心者純粹至善者也而清淨經云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夫心一而已何以所見有不同歟抑釋與道之修證固有異歟約而言之佛法廣大宜無不包而三教言心議論不同如此抑各有旨歸迥不相合歟言語雖殊究竟則一歟凡此疑義其分析明白務歸一是毋徒云三教作一理儻侗之談也師荅云夫心經謂無眼耳鼻舌身意者乃菩薩親證之地非凡夫境界也菩薩既到彼岸已證真常空諸色相不但去其根塵則萬法皆空矣故云無眼耳鼻舌身意若

執於無則落斷見而實有所見若執於有則落常見而實無所見不有不無名為真見如浮雲過空不留其跡耳而大學之在明明德者乃吾人做工夫入門之初步然人之心本來清淨但被習俗染汙了故加操琢之功去明他如古鏡重磨見其本光即如教中所謂佛與衆生本來無異迷即衆生悟即是佛但迷悟不同耳若能去盡私欲人皆可以爲堯舜也又云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正是工夫究竟邊事而心爲一身之主在眼曰視在耳曰聞在舌曰味須要時時覺察稍有懈怠則昏昧矣所以正心乃修身之本修身乃治世之道與釋氏出世之道大畧不同耳經中所謂圓明妙心者而心本圓

辨五

滿靈明玄妙而佛無行不圓無理不明也而清淨經云夫人神好清而心擾之然道教所重者精氣神而神本來清淨被妄心擾亂不能證無爲之道非所止之心及圓明妙心也所以工夫各有不同耳若論本元大道會萬物爲自己者其唯聖人乎何有三教之分耶但後世奉之者不同耳合而言之儒教曰正心誠意止於至善釋教曰明心見性到於彼岸道教曰虛其心存其神遊於無何有之鄉三教雖功行不同及其到家則一也

上問三教本同後世奉之者有異爾如迦文老子孔子其人雖異其性豈有殊哉猶之釋典中有禪有教有律人遵一法互相牴牾此特末法比丘然則耳邈之釋迦立教

辨五

五

之初豈不同出於一心之法耶亦如禪宗又有五燈雖宗旨容或不同然臨濟曹洞諸師亦豈能外一心之法耶經云一切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斯蓋凡聖同源無二無別况三教聖人所立之法而有二乎據答云儒釋之道功行不同釋教與道教頓漸不同是特言其工夫之差別至於心性本原的然相同處尚未發明且謂釋與道頓漸不同然佛法亦有頓漸豈佛法亦有不同耶故此再詢暢其所欲言毋拘牽文義反晦真旨也師云前蒙

陛下所問儒釋道三教之理是同歟是異歟結句又云毋徒云三教一理作籠侗之談所以依問而答詳細剖之今云三教不同道無異舛其性豈有殊哉故曰心佛衆生

三無差別乃至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仁慈體淨圓同太虛德相具足而真性詎有差別耶若論當人本有一着子威音那畔空劫已前名質未興而面目未分本無凡聖之名亦非男女之別無有異端之說亦無生死之苦一道平懷性相平等上無佛道可成下無衆生可度所謂佛之名字悉是虛名劣相殊形皆爲幻色天地同根萬物一體豈有三教之分別者耶若欲論心性本原的然親切處直饒三世諸佛口掛壁上歷代祖師啓齒不得何謂也但有言說都無實義那更容說心說性分別理事者也皆因一念妄生發揮諸相便有凡聖之別三教之分故立種種差殊名相耳祇如心性本原的然相同處意作麼生千峰勢倒

辨五

六

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上問諸佛心法不落有無別有向上一路所以非言語可傳而超凡入聖也然神秀偈云身似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此就有而言也而六祖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此就無而言也夫有無乃對待之法不出四諦何以神秀不見性而六祖遂得傳法歟抑六祖之言別有妙義不在語言之中者歟其據理而談毋作機鋒語也師荅云夫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故云不重先師道德只重先師不與我說破此事要人真參實悟自到懸崖之上盡力一推如虛空撲落地相似絕後再甦方乃自肯承當胸中無物所礙脚跟下灑灑落落毫無

所繫纒是親切受用處所謂不起纖毫修
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故六祖云本來無
一物何處惹塵埃他畢竟空其五蘊到寂
滅之鄉無見聞之地靡一法可當情方可
謂之無也祇如神秀偈云時時勤拂拭勿
使惹塵埃當時五祖見他偈云後人依此
偈而修亦得證果雖五祖有言證據一時
方便之說未免後人謂神秀是個知解宗
徒語言未曾道斷猶涉功勳邊事斯謂見
地各有不同耳蓋謂宗門中事貴乎法眼
精明得其體用機如掣電捷似鋒鋸若干
鈞之弩擦着便射直透鐵壁銀山眨上眉
毛早已錯過豈容文字語言在意識上博
量者哉

示慧庵佟部院

九叅禪學道貴乎智窮性海學透心源縱
有世緣繁冗自然夷坦輕涉矣若欲契悟
無生必須發大信根况居士宿植德本福
慧具足者哉但此一事當知人人本具正
眼個個圓明佛心只因迷真逐妄背覺合
塵不能親證耳故達磨西來救度迷情垂
示捷徑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須斷妄而
證真常不除煩惱而契妙道若離金鑽別
處求金則愈遠矣但向二六時中抱住一
個話頭如鐵橛子相似頓在目前時時追
究默默提撕只向本叅上追將去直須追
到無追處更要緊把話頭逢人不得換手
將娘生鼻孔盡力一扭如在夢中從空放
下方識自己安身處與佛祖共個鼻孔而
貴賤同一靈源昔張無盡楊大年李遵最

龐蘊公皆是宰官居士悟道爲法門柱礎
何嘗離却世事而別求耶所謂聖人求心
不求佛愚人求佛不求心然修道者原爲
治其心其心若了徹豈外有禪可參耶山
僧每見居士向道心切敬到愍忠請話頭
參究故書工夫警策一篇以開心地若能
依此參去自然頓契玄旨耳

示念庵傅居士

鷲嶺拈花少室單傳邈來佛祖聯芳流通
正法格外提持爲尋知己故此顯大機用
揭露本地風光秉大鉗鎚雕琢精金美璞
有斯跨竈手段方爲濟下兒孫可紹佛祖
心印可以殺活縱奪始謂超宗異目者也
自山野到海會開法居士便親覲數載請
益宗門中事洞明向上機關棒喝の旨便

能領畧故書法語囑之爾當珍敬保任囑
囑

示都察院容庵馮居士

佛祖心印剔透玲瓏當陽直截掃跡屏踪
搗瞎達磨正眼拋下楊岐棘蓬直使當人
赤骨漚地脫灑灑玉轉珠回孤寥寥神鋒
露刃即此契證海印三昧名爲正法眼藏
昔釋迦悟道無非悟者正法眼藏乃至說
法四十九年無非說者正法眼藏末後付
囑迦葉無非付者正法眼藏厥後傳至臨
辨五濟遠祖開展三玄戈甲立創四位主賓提
唱宗乘奕葉相繼迄今傳至山僧綿延不
斷矣吾自卓錫海會首創宗風罕遇知音
惟居士初參山野於延壽知有向上次於
愍忠而再扣深究宗旨繇此機緣水乳相

投特付如意一柄以表法門敬信爾當保
任竭力荷之

示中使國柱李居士

祖師云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父母非
我親誰是最親者所以參禪學道不須別
處尋討但二六時中向穿衣喫飯處會行
住坐臥處會於此平常心即是道無憎愛
心即是道不須截根盤之固執鑽骨髓之
沉痾頂頰具摩醯正眼冷地裏忽然覩破
始信從前枉用工分明大道在已躬即心
即佛原無二六月寒氷一點紅山野錫將
南指特來懇求開示謹書法語一篇以如
晨昏覲面但依吾言行去管教頓契無生

示青黎耿撫臺

佛云但一念發菩提心者而成正覺慧根

發茂即契般若之宗定水衍流洗淨法田
之垢蓋此參禪一事乃超九入聖之法門
了生脫死之捷徑繇是乃佛乃祖盡從者
一門而修是聖是凡皆依者一門而證經
云過去諸如來斯門已成就現在諸菩薩
今各入圓明未來參學者當依如是說自
瞿曇悟得涅槃妙心開此法門離文字相
離語言相了心意識九聖路絕迄至於今
宗風綿綿不斷矣第居士要求無上菩提
必須從禪門而參究單提一個話頭歷歷
頓在目前不須除却無明煩惱就向裏許
鑽研薦取忽然拶破疑團如桶曝籠相似
脫體無依通身灑落方可契證妙道矣若
不入九洞之淵焉得驪龍之珠所以百千
妙義總在心源古云迷時法華轉悟時轉

辨五

十

法華但辨肯心必不相賺

示子濂杜兵憲

從上鼻祖宗風凜凜古今不墜衲子靈符
神光熠熠永劫不磨所謂佛佛授手祖祖
印心釋迦老子臨末梢頭將正法眼藏涅
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則使後人秉持法
門續佛慧命須是其人方付擔荷吾知居
士久叅法席常扣禪關洞明玄旨眼目精
明曾將公案相勘荅幾語頗恰山僧意是
以特差專使送拂子一柄以表法門敬信
至囑

示許氏陳氏如大如丈二優婆夷

欲修出世之道當生正信要契成佛之因
具大靈根無論男女貴賤皆具智慧德相
今觀世人多屬迷輪苦趣只因貪愛深重

辨五

十一

本有妙明真性皆被染習障蔽致使生死
漂流不息也據汝所叅話頭本來面目但
做工夫時將本叅着實提起頓在目前挨
來挨去看來看去畢竟是個甚麼道理見
無所見聞無所聞萬緣頓歇絕無門路方
到吾人受用親切所在就驀地向裏追尋
追到理窮計盡扭住本來面目盡力直下
拶碎從茲話頭放下任性逍遙紫羅帳裏
撒出珍珠碧紗窻前繡出鴛鴦若能如斯
佛祖欺汝不得昔趙州和尚路逢一婆子
便問向甚處去婆云偷趙州筭去州云忽
遇着趙州又作麼生婆便掌你看上古有
此女流具超方機用爾等既知學佛妙道
豈有男女之分耶但依如此叅去必定悟
道可期那時通個消息山僧爲汝證明

示月江方太史

今時宰官信宗門中事者頗多然被文字
蘊積心田障蔽悟門法眼不明或出言吐
語盡屬理路意識故此機不離位見不超
色如何洞徹靈府深會玄宗皆因執此爲
病也所謂性上有情心上有塵情塵播弄
生死不停又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治世
之法尚且示人離見離聞閉目澄心坐斷
識情羈鎖何況學無上妙道者哉若欲出
生死證菩提修般若證法身稍有元字脚
溺在胸中永塞悟門豈能契無生法忍耶

示彥東高侍郎

古德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須具正眼細
推窮究如何是不傳底道理若謂佛法無
所傳達磨來東土傳法度迷情若謂佛法

法五

十二

有所傳又違先聖云我宗無語句亦無一

法與人而居士向者兩途覩得破赤肉團
上換得轉身弗隨言句所轉不被心識所
逃自知眼目端的縱奪自繇始知佛祖命
脉與我相同矧居士乃是上根利器之士
豈有不明者耶山野與爾乍晤便相確信
宗乘即請話頭叅究更乞法語開示以爲
入道指南然學禪者貴乎真叅實悟全憑
克勤之功磨礱智劍截斷疑根揭開頂門
正眼塞斷識海形山纔與自己本分相應
從此所得所證與佛同圓種智若向古人
言句裏搜尋穿鑿欲求心地豁通決無此
理也昔日裴休不須見黃檗郭功輔豈用
叅白雲不見古德云直饒言前薦得猶是
滯殼迷封縱然向下精通未免觸途狂見

直使盡底掃除自然徹見本來面目

示雲响首座

佛祖心印人天眼目衲僧樞機驅耕奪食
汝既擔荷法門爲臨濟兒孫須具打破虛
空鉗錘煉石補天妙術猛虎頭上拔角毒

龍領下搶珠秉滹沱金剛寶劍撒興化帳

裏珍珠方可施設門庭勘驗龍蛇昔年山

僧請本師像題云一肩重擔足千鈞分付

錦山聰長老承此鼎石之言謹佩奉行刻

骨不忘感師之德遵師之訓雖住八大名

藍闌法二十餘載凡居丈室兢兢業業無

有片時懈怠偷安猶恐失錯乖其祖風乃

爲法門中之罪人也豈不愧於心哉汝今

既爲法門種草當傑力任事爲法爲人庶

使吾道不墜矣

示珂月書記閉關

汝觀山僧數載吾常觀其所由察其所行
可謂學道心切也於今職滿辭歸劃地爲
關以悟爲則特書法語一篇以爲入道捷
徑欲明已躬大事須要全身放下一切塵

緣盡情掃却單明向上事透脫祖師關努

勵精勤直翻闡域心如墻壁方可入道向

壁立萬仞處諸佛說不到處歷祖提不起

處鬼神覷不破處驀然透徹大事了明那

時打破關房再到安國好領山僧痛棒方

會臨濟在黃檗喫棒底道理始不負吾意

矣囑囑

示超凡郭居士

三祇煉性萬劫修真欲超凡入聖與佛相

侔者惟參禪是最上一乘然居士今欲參

禪須將一個話頭如把鐵筭相似頓將
習氣障無明窟情識海生死魔煩惱賊五
蘊山盡情掃淨管教因地一聲連話頭俱
銷殞純寂光生無諸垢染方可得之於心
應之於手然令習氣障鏽成上味醍醐無
明窟化作功德寶藏情識海轉爲般若福
田生死魔反作金剛力士煩惱賊自爲三
昧神通五蘊山轉成五眼鏡智隨我體用
聽我指呼若果如是始不負山僧之饒舌
也珍重

荅彥東高侍郎

師因與高侍郎馮翰林赴次齋張居士席
高侍郎當席上問云一切有爲法寂滅覺
無知秋來花自落樹上鷓鴣啼弟子看者
四句偈世間萬物本性俱滅而今現有山

河大地草木叢林從何而生一切種彙從
何而有請問和尚開我疑惑不要作禪機
問荅亦不要作格外句相酬平實所論也
師云居士若信宗乘請問山僧若信教典
請問慧如法主慧默然無對師少頃云據

居士所論之言所見之事世間萬物俱已
斷滅一切種類再不復生如斯分別以作
斷常之見矣所見有者便執有所見無者
便執無皆因見處有滲漏未會根境圓融
將此生滅忖量故有展轉差殊不見經云

水鳥山林皆悉念佛念法念僧黃花翠竹
總是真如綠水青山無非佛性居士還諦
信否還會得此意否又經云生滅滅已寂
滅爲樂法身獨露不須啐啄若能到此田
地靈光顯耀迥脫根塵理事不二即如如

佛無取捨相無修證義本自圓成毫無虧
欠包羅天地超越古今如斯體會始得慎
勿隨境生解而作如是知見耶
偈

送無文首座之福建

春山青春水碧淑氣人和暢麗日出門拄
杖活如龍脚上清風生八極雷啓蟄戶躍
天庭深林虎嘯巖吹鬻闔山月冷瘴煙多
大都光景我曾識夜來客伴野猿啼空山
流水咽危石延津交劍化瘴龍象骨峰前
有鬣鼻生擒活捉要英靈竿木逢場而作
戲無文鐵印向空拋大用全提格調高越
格超宗機展演人天眼目辯秋毫殺人劍
活人刀倚天照雪利吹毛觸着骷髏如粉
碎傑出叢林是爾曹

又

阿難合掌迦葉擎拳若問意旨左右逢原
本是同條共一貫承輔法門將有年相辭
分袂歸闔去約隱高林乳石泉磊磊落落
兮風崇稽古肅肅雍雍兮道峻彌堅墜煙
搬石兮生涯活計批雲切月兮用不費錢
磨礮臨濟吹毛劍拈出人天難躲閃殺活
全機手眼親驚走山門入佛殿大樹垂陰
覆庇人今古超然正法眼

示湛如禪人

辨五

六

湛湛心源如鏡明胡來漢現任縱橫龜毛
擊碎珊瑚月八臂那吒空裏行在頂顛直
便會體露金風絕忌諱非是如來祖師禪
亦非錦縫無文印葉落歸根無口言拘却
洞山無星秤君不見鶴頸續兮猷栽眉鳧

頭截兮自生悲現成公案莫擬議蓋色騎
聲迥絕伊動着無毛鷄飛去急須薦取莫
遲遲若非奪食驅耕手千里烏騅不易騎

示友雲禪人

雲爲友月作伴修竹幽居秦水岸瀟灑丰
神邁俗倫溫柔可羨人慷慨氣岸軒昂也
劈生死關破塵出經也千差直截鯉化爲
龍也豈止滌溟鯤變爲鵬也展翮雲漢等
閑埃落一輪秋玉宇銀河霧捲收觸目光
前如薦得膠盆跳出自優游

示惟道羅文學

叅禪須是性燥漢把手心頭直便判諦信
猛然恁麼行真叅實悟不相賺仲尼之道
行忠恕錦山白棒逢人舉劈破中心作兩
邊窠出窮相一隻手徹底掀翻見本源一

雜五

十七

口吸盡西江水龐公何曾見馬師洗面摸
着自鼻孔無句與你空搖舌有句與你眼
中屑試問毘耶警不警正體堂堂不覆藏
錦山多口從頭說

送懷璧禪人行脚

古者送人相贈璧我今送你只贈言拄杖
撥開雲裏月芒鞋踏破水中天與麼去時
頭戴角一脚踢翻滄海嶽目機鉢兩要分
明識辨黃龍跛驢脚舒展橫拈格外提大
海長鯨活鱖鱖

示劉文學

孔子平生不識字錦山從來不會禪若契
兩途端的意烏鷄啼破五更天南斗六北
斗七文殊堂裏萬菩薩選佛選官應選心
必造心空機頓發求官貴在選官人選佛

皆從自心求聖凡名相總虛妄擬欲求之
不自繇若是祖師門下客丈夫氣迥出常
流

示冶匠黃明格

金佛不度爐泥佛不度水木佛不度火真
佛內裏坐坐即打行即墜動靜施爲撞着
磕着不是乾屎橛亦非破窻墮頂門具眼
辨端倪切莫偷閑輕放過

示君玉陳居士

叅個話頭如覓寶研窮密密入荒草莫謂
難尋已罷休揚塵簸土急須討河裏失錢
河裏撿莫向街頭問贖卜驀然尋着笑顏
開原來只在自家屋親到寶山得意回看
來畢竟是何物非是鐵牛之機亦非遼天
俊鶻廓達摩醯正眼睛不疑百丈笑與哭

果然是玉也大奇達磨任你呼爲僕吐吐
送德安知客之徽州

金菊開時九月間禪人別我下層巒慇懃
送汝聊無贈珍重途中善護看耳裏着得
大海水眼裏着得須彌山若會其中個消
息牛頭移向馬頭安草店蛩鳴夜不寐憶
昔踈山賣布單芒鞋踏去驚風起竹杖挑
來雲月寒氣雄浩浩丰神峻大山峰頂珠
鞦盤相維法社升平樂破陣句子萬年歡

示一庵張居士

一即三三即一拈起龜毛穿却鼻急須撥
轉上頭關大用現前機峻疾鶻眼龍睛也
難窺擬議之時落八七汝聞一喝背汗流
領畧其中個消息雖識眉毛額上橫如今
更好加努力切莫抱株待兔來認着依稀

當了畢劍閣雖危若轉身大法以明成法
器

送澄徹法孫歸汾陽修昭祖塔

春風吹發杖頭花此去汾陽道路賒跨得

西河金獅子當門莫縮利爪牙晦跡單丁

辨五

三五載沿門乞食守靈塔孤高氣宇確堅

持修葺功成良願滿若與三文還匠工誘

得大瘦舌叨咀累他脫落兩莖眉騰月蓮

花也希罕非是法門石柱礎榼酒片肉打

發去惟有慈明具眼人看破昭翁肝胆肺

十智同真汾陽宗汝承屬振舊家風千年

餘有道寥落續起汾陽正脉通

明覺聰禪師語錄卷第十五

音釋

髓 狼敵切音 洄 胡隈切音回
歷骨病 逆流而上也 倅 莫侯切
也 驚 驚吉切音必 驚馬者 葺 七入切音
也 所次以驚馬者 葺 緝修補也